

中央檔案館整理

新唐書

評點二十四史

第十五卷 新唐書(二)

中國檔案出版社

唐書卷九十九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



列傳第二十四

二李戴劉崔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爲人，改焉。仕周爲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葬匿。綱撫棺號慟爲瘞，訖乃去。事隋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爲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爲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纖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汝爲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尚書右丞。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據正不詭迎。隱素等多憾，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林邑多珍寶，非綱不可任，遂署行軍司馬。方揣素指數危辱之，幾殆。軍還不得調，稍除齊王府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身入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鄆大業。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末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
府司錄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
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
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惴劉
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
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與王地兵十
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
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關必諍今賴歆計使
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曰帝悟引綱升
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然猶貸誕也帝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二

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
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
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
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
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
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
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
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
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
等善之若粥諧審論固屬綱矣遣使賜絹二百匹後太

子寶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
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
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
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爲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
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
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
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冀得效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
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
與朝廷生恭聞太子覽書不懌所爲益縱綱悒悒不自
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敕未嘗召貞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三

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閭問以政事
詣東宮太子承乾爲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
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爲難綱以
爲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立齡至家存
問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太子爲
立碑初齊王憲女薨居綱厚卹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
喪其親然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爲卿
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爲敗故綱雖顯於
唐數稱疾辭位云孫安仁安靜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
庶子太子忠廢還邸寮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恒

州刺史安靜天授中爲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會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已絕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祖琰爲魏度支尚書大亮有文武才略隋末署龐玉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被擒賊將張弼異之就執百餘人皆死獨釋大亮引與語遂定交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歲饑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四

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獎勞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說豪帥爲分別禍福賊眾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至九江會輔公祏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祏方圍饒州刺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

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羸百員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峙糧積口賑其饑大亮上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卽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五

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處臣以爲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爲劍南道巡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爲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爲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

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立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俄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還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就棄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爲含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爲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妻子未始見情客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基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破公祔以功賜奴婢百口謂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六

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爲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貴祿加焉嘗以張弼脫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爲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涂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爲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歿後所有孤姓爲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兄子道裕貞觀末爲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

李道裕

李道裕

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特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終大理卿大亮族孫迴秀

迴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事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后愛其材遷鳳閣舍人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進同鳳閣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撓意諸嬪士論頓減俄坐賊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宗卽位召授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還拜兵部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迴秀少聰悟多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七

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詈賤婢母聞不樂迴秀卽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大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子齊損開元中以謀逆誅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凜善薄最隋末爲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跪曰善俄脅九錫胄又切諫

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舩靡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可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譏資蔭。冒牒取調者。詔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八

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責獄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斷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朕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胄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析秋豪。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尚書左丞。於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

卿。宜副朕舉。胄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爲訾。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議朝政。進爵郡公。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圍彊。夫富室悉爲兵。九成之役。又典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齋。竭。費。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涸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九

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胄所數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卽削橐。祕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懇所激耳。七年卒。帝爲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聘其女爲道王妃。房立。齡。魏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閱十數年。父子繼爲宰相。世詫其榮。高宗嘗爲飛白書。賜侍臣。賜

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
玄曰資啓沃罄丹誠惟知憊日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
於辭云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人有所訴率優
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終不顯私恩由
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爲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
有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
今乃非至德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慶
賞刑罰人主之柄爲臣豈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歎美之
儀鳳四年卒詔百官哭其第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
都督諡曰恭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十一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初爲蕭銑黃門侍郎南略地
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
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
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璽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洎
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
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
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勞相傾雖欲自彊先懼謗故
郎中堯奪惟事容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堯藉玩弛綱
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
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于

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
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
難詰究臧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
級迥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
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羣臣端縮
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追其議哉夫天以
無言爲尊聖以不言爲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
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弊且今
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辨博但當忘
愛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矣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
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駭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神
心氣不爲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
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
未故龍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
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
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
陛下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
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
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
師傅寮案具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爲授以良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十二

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驥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爲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十三

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卽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欺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難殊可懼遂良卽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爲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璋曰辨之是暴先帝遇刑

崔仁師

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彥璋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數月罷爲大司憲卒贈齊州都督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眾爲媚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爲戒可不慎歟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錄事參軍與修梁魏史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十三

捕支黨累條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瀋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宅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眾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四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抵孔鄭舊學請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

孔鄭竝行仁師以玄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玄度
報罷遷給事中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緣坐兄弟沒官爲
輕詔八坐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
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卹何愛兄弟房玄齡曰
祖有蔭孫義則孫祖親重而兄弟屬輕今應重者流而
輕者死非用刑意遂不改後密請魏王爲太子失帝旨
左遷鴻臚少卿稍進民部侍郎又征遼東副韋挺知海
運又別知河南漕事仁師以漕路回遠恐所輸不時至
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坐運卒亡命不以開除名帝
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宮上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古

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
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閣
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
卒子挹挹子湜

湜字澄淵少以文詞稱第進士擢累左補闕稍遷考功
員外郎時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恭構引湜使陰汙
其姦中宗稍疏功臣三思日益寵湜反以彥範等計告
三思驟遷中書舍人彥範等被徙又說三思速殺之以
絕人望三思問誰可使者乃進其外兄周利貞利貞往
彥範等皆死擢利貞御史中丞湜附託昭容上官氏數

與宣淫於外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爲禮部侍郎
武德以來父子同爲侍郎惟挹湜云俄拜中書侍郎檢
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納賂
遺餘品無序爲御史李尚隱劾奏貶江州司馬上官與
安樂公主從中申護之改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尚書左
丞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
出爲華州刺史俄除太子詹事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
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饒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
中宗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
不得行而新道爲夏潦奔衝數摧壓不通至是論功加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五

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爲同中書門下三
品進拜中書令時挹以戶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爲人
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宮數
至其第申款密湜陰附主時人危之爲寒毛門下客獻
海鰐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湜
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問慎無隱湜不從及見對問
失旨至忠等誅湜徙嶺外時雍州長史李晉亦坐誅歎
曰此本湜謀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宮人元稱嘗與湜
謀進獻於帝追及荊州賜死年四十三初在襄州與譙
王數相間遣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爲宰

相陷幽求嶺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
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毒詭險殆天性雖曩虺不若也
與弟液澄從兄湓竝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
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
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故進趣不已至
於敗湓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
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湓歎因字呼曰海子我家龜龍
也官至殿中侍御史坐湓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
見意詞甚典麗遇赦還卒子論有吏幹乾元中爲州刺
史以治行稱大歷末遷同州刺史爲黜陟使庾何所按
議者不直何故復用爲衢州刺史德宗以舊族耆年擢
大理卿卒

澄本名滌立宗改焉帝在藩與同里居出潞州賓友餞
者止國門而澄獨從至華及卽位寵昵甚湓旣誅帝仍
念之用爲祕書監開元二年欲贈其父挹吏部尚書卒
相持不可遂用四品禮葬贈和州刺史澄侍左右與諸
王不讓席坐性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
署笏端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卒贈兗州刺

史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六

唐書卷九十九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二十四

十七

唐書卷一百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二十五

陳楊封裴宇文鄭權閻蔣韋姜張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少封義陽王歷丹陽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試大業中授內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高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溫大雅同筦機祕方禪代時書冊詔皆其筆也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爲容每占奏摺紳屬目江左士客長安或汨滯多薦諸朝嘗賜

唐書卷一百 列傳二十五

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資物百段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坐忿諍不恭免官未幾居母喪又有疾太宗憂之遣使禁御弔者喪除爲遂州都督病不拜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門間太宗帝戚之叔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諫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爲陛下乃社稷計耳後聞薄汙慢爲有司露劾帝以名臣爲護掩授散秩歸第卒諡曰穆久之贈戶部尚書更諡曰忠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

楊恭仁

〇〇〇

苛細微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叛詔率兵經略玄感戰破陵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賊煬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朕用自愧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邪時威及宇文述裴蘊裴矩參掌選事皆受賕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惡之出爲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賊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吏部尚書爲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素知之授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涼州總管恭仁久乘邊習種落情僞悉心綏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

唐書卷一百 列傳二十五

贊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眾數萬徧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屯虛幟示之頡利懼而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卽討恭仁募趙靈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縱所俘還之眾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召拜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衛大將軍武德末拜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洛州都督太宗勞謂曰洛陽要重朕子弟不爲少忍非所任故以委公恭仁性冲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既貴不以勢向人故譽望益重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第卒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中

楊師道

歷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妻訴之流寶節嶺表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實毒人者重其法思訓孫睿交尙長寧公主豫誅張易之賜寶封五百戶神龍中爲祕書監貶絳州別駕師道字景猷恭仁弟清警有才思客洛陽爲王世充所拘間歸高祖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尙桂陽公主除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侍中參預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羣臣才行師道雖有

唐書卷一百 列傳二十五 三

所推進而乏甄品久之遷中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長孫無忌等雜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乾通謀乃微諷帝欲活之帝怒罷爲吏部尙書師道起貴胃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爲時所稱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其力從征高麗攝中書令軍還頗不職改工部尙書復爲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爲擲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提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卒

封德彝

贈吏部尙書并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詔爲立碑子豫之尙巢王元吉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承嘉公主亂爲主壻寶奉節所殺執柔恭仁從孫歷地官尙書武后母卽恭仁叔父達之女及臨朝武承嗣攸寧相繼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爲宰相乃以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卒弟執一亦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官右金吾衛大將軍始雄在隋以同姓貴自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益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尙主者三人女爲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唐書卷一百 列傳二十五 四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蓨人祖隆北齊太子太保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隋開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泊海上素召計事倫壁水免易衣以見記不言久之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爲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爲土工監規模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捨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故始見必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

日吾不及也。素質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實接。或與論天下事。衮衮不斂。每撫其牀曰。封即終當據此。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爲裁書內。以詔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字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得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爲內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諸附逆黨。方切議。使就舍。倫以祕策干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

唐書卷一百 列傳二十五

五

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西見帝曰。賊地雖多。羈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旦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以圖。帝納之。賊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沮解者。唯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葉策。晉武亦何以加。於是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德援洛陽。將趣虎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豈智者千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頃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羣臣。咸請許之。可紆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

裴矩

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爲擊之便。詔可。尋檢校吏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徙密國。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戶。始倫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爲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遭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尙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諡曰明。倫資險。伎內忤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宮府。賄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隱刺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爲誠。橫賜累萬。又密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若不蚤立。則亟圖之。

唐書卷一百 列傳二十五

六

請白太子曰。爲四海不顧其親。乙夔者謂何。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祕。無知者。卒後事寢聞。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尚書唐儉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盡錄。請還贈改諡以懲儉。王有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諡爲繆。子言道。尚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父訥之爲齊太子舍人。矩在乳而孤。及長。好學。有文藻。智數。再補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以母憂去職。高祖已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帝伐陳爲元帥。記室江。

左平詔矩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等亂道不通帝難其遣矩請速進許之次南康得兵數千人是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別將圍東衡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壁屯大庾嶺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愿長嶺又擊破之斬其帥自南海趣廣州仲宣懼潰去綏集二十餘州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悅詔升殿勞苦之拜開府爵開喜縣公賜資異等遷累內史侍郎時突厥彊盛都藍與突利構難屢犯塞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長史破達頭可汗而萬歲誅矩功不見錄還爲尚書左丞遷吏部侍郎

唐書卷一百 列傳二十五

七

郎名稱職煬帝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校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龜茲疏勒踰葱嶺鐵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嶺涉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皆竟西海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既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環怪名寶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經略再遷黃門侍郎參豫朝政大業三年帝有

事恆山西方來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吾等昭以厚利使人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屬奏樂歌儺令士女盛飾縱觀互數十里示中國彊富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戍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緩懷略擢銀青光祿大夫帝在東都以蠻夷朝貢踵至詔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綉珎金琲者十餘萬百官都人列綰樓閣夾道被服光麗慶邸皆供帳池酒林哉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嗟咨謂中國爲仙晨帝所天子以爲誠謂宇文述牛弘曰

唐書卷一百 列傳二十五

八

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發矩輒先聞非悉心奉國時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脅處羅入朝帝益喜賜貂裘西胡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在突厥啓民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方陛下時安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及見啓民舉國臣服脅令人朝可致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旅拒方卒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王師再臨遼皆從以勞加右光祿大夫時綱紀汨振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惟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矩以始畢可汗眾漸

盛建請以宗女嫁叱吉設建爲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矩又言突厥厚陋易離間但內多羣胡教導之臣聞史蜀胡悉九有謀幸於始畢請殺之帝曰善矩因詭計召胡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背可汗我所共惡今既誅之始畢知狀由是不嗣後帝北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待顧問圍解從幸江都宮時盜賊蜂結郡縣上奏不可計矩言于帝帝怒遣請京師以疾解俄而高祖入關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下亟西天下定矣矩性勤謹未嘗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

唐書卷一百列傳二十五

九

鮮廝役皆得其歡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入無匹合則不久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召江都女子孀家恣將士所欲卽配之人情翕然相悅曰裴公惠也宇文化及亂眾劫矩賊皆曰裴黃門無嫌也既而眾以秦王子浩爲帝詔矩爲侍內隨而北化及僭位署矩尚書右僕射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又爲竇建德所獲建德以矩隋舊臣遇之厚建德起羣盜非有君臣制度矩爲略制朝儀不閱月憲章擬王者建德尊禮之建德徵來朝擢殿中侍御史封安邑縣公累遷太子詹事

檢校侍中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不爲用奈何矩曰然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遷民部尚書太宗卽位疾貪吏欲痛懲又之乃問遣人遺諸曹一史受饋嫌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紿之因卽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爲羣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于時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諡曰敬

唐書卷一百列傳二十五

十一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父述爲隋右衛大將軍開皇末以述勲封新城縣公文帝引入臥內與語奇之詔尚煬帝女南陽公主爲尚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喪免起爲鴻臚少卿其兄化及謀弑逆以主墳忌之弗告已弑帝乃封蜀王初士及爲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監雅自款結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遣家童間道走長安通諄勤且獻金銀帝悅曰我嘗與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化及兵日盛士及勸歸命不從乃與封倫詭求督餉俄而化及敗於是濟北豪傑謀起齊兵擊竇建德以收河北觀形勢士及不納與倫等

自歸。帝讓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人，爲人關計，爾時得我父子，尙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罪當死，但臣往在涿郡，嘗與陛下夜論世事，頃又奉所獻，冀以此贖罪。帝笑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後。時士及女弟爲昭儀，有寵，由是見親。禮授上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錄功復舊封。以宗室女妻之。遷王府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等，進爵鄧國公。武德八年，權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王，卽位拜中書令，食益州七百戶。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鎮耀邊鄙，每出入盛陳兵衛，又痛折

唐書卷一百 列傳二十五

十一

節下士，或告其反，訊無狀，召爲殿中監，以疾改蒲州刺史。政尙寬簡，人皆宜之。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閣，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達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後以雅舊，別封一子新城縣公。久之復爲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

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好周卹親戚故人。然過自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有司諷曰：恭黃門侍郎劉洎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鸞孤，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僞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祖在魏爲顯家，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

唐書卷一百 列傳二十五

十二

人爲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哭，不自勝。隋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爲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太守。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閤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煬帝賜物千段。黃金百兩，再遷大理卿，突厥圍帝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民部尚書。從至遼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果督戰，中流矢，神通解俄爲寶建德所獲。王琮讓之曰：公隋大臣，自尊夫人仁，名稱哀。今以忠臣子爲逆賊徇命，至傷夷，謂何？善果慙欲自殺。

鄭元璠

或止之。得不死。建德不之禮。乃歸神。通送京師。擢太子左庶子。更封榮陽郡公。數爲太子陳得失。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從父兄元璠亦與。時以爲榮。坐事免。會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以選舉失實。除名。後歷刑部尚書。貞觀初。出爲岐州刺史。以累去。復拜江州刺史。卒。

元璠字德芳。隋沛國公譚之子。性豪慧。愛尚文藝。以父功拜儀同襲爵。累遷右衛將軍。更封華國公。大業末。出爲文城郡守。高祖兵興。遣將張綸西略地。攻拔其城。係

唐書卷一百 列傳二十五

十三

致軍門。釋之。授太常卿。與襄武王琬使突厥。還爲參旗將軍。元璠習軍旅事。帝令教諸屯軍法。劉武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犄角。寇汾晉。詔元璠諭罷可汗兵。不聽。乃進爲武周援。會暴疾。其下意元璠實毒囚之。處羅死。諱利立。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汗婚。元璠始得還。帝勞曰。卿不辱於虜。可輩蘇武張騫矣。拜鴻臚卿。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卽苦次起。元璠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璠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諱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

叔系記

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人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弟。使駟衛垂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貽怨。自取勞苦。若何。諱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準盛衰。今突厥六畜不蕃。人色若菜。牙內飯粟。化爲血。不三年必亡。無幾。突厥果敗。後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起爲宜州刺史。以老致仕。卒。贈幽州刺史。諡曰簡。元璠幹敏。所至常有譽。五聘絕域。危不脫。終不自爲解。然譯事後母不謹。

唐書卷一百 列傳二十五

十四

隋文帝嘗賜孝經。愧勛之。至元璠。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從孫杲。知名武后。世終天官侍郎。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爲萬年人。父琢。珽。隋匡州刺史。以慈惠聞。萬紀忤直。廉約。自潮州刺史。擢治書侍御史。尚書右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奏言。房玄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爲國者。帝乃置之。然以爲不阿貴近。繇是獎勵。萬紀又建言。宇文智及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今其子乃任千牛。請斥屏。以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